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語言家族樹上來看，漢語歸屬於漢藏語系的一種語言，而印尼語起源於南島語系（也叫「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的。源自不同家族就等於沒有血緣關係。因此，兩種語言在許多方面自然而然地有差別。舉例來說，漢語有而印尼語所沒有的是“補語（complement）”、漢語語法允許而印尼語不可的是賓語在句中的位置可以移動、漢語印尼語都有的但事實上有著不同點的，是“量詞（classifiers）”等。

說到漢語中的量詞，不但在數量上比印尼語豐富，而且在對象的選擇上也比印尼語的多元。例如：何杰在他的《量詞一點通》裡頭選取了 157 個生活常用量詞，由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編的《國語日報量詞典》則包括了 427 個量詞，郭先珍著作的《現代漢語量詞常用詞典》都列舉了 600 多個量詞。印尼語中的量詞卻沒有何杰所列舉的一半¹。又例如：漢語是以各種動物的特徵為依據，來決定選用「匹（馬）」、「條（牛）」、「頭（狼）」、「尾（魚）」、「隻（雞）」等。可是印尼人對動物的概念卻是臀部上長著尾巴的生物。也就是說，所謂動物一定是有尾巴的。所以，無論體形是大還是小、種類是飛禽走獸的特徵，都用「ekor (=尾)」來修飾。另外，在漢語中，有的名詞能與兩個以上的量詞搭配，如「個」、「口」、「名」、「位」這些量詞都是用於人物的。印尼語裡頭，“人”（orang）這個詞能直接與數詞結合，不必用量詞，「satu orang（一人）」、「tiga orang（三人）」、「dua orang asing（兩人外國=兩個外國人）」、「empat orang Cina（四人中國=四個中國人）」。不過，“母親”、“朋友”、“老師”、“醫生”等名詞得用「orang（人）」來修飾，「seorang ibu（一人母親）」²、「tiga orang teman（三人朋友）」、「dua orang guru（兩人老師）」、「empat orang dokter（四人醫生）」。

¹ 陳新雄等（2005：113）說明，屬於漢藏語系的大多數語言的其中一個特點是有相當多的表示事物類別的量詞。

² 「satu (一)」+「orang (人)」=satu orang；「satu (一)」+「ibu (母親)」=seorang ibu。

漢語量詞裡頭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口」、「面」、「股」、「眼」、「掌」、「腳」等源自身體部位的名詞也可用作量詞³。如「口」能修飾表面形狀像口的東西，「一口箱子」、「一口水井」等；也可當工具來修飾與口有關的動作，「吃一口飯」、「抽幾口煙」等。在印尼語裡頭，除了「吃一口飯」中的“口”以外，沒有像「一口箱子」、「一口水井」、「抽幾口煙」等類似的現象。“箱子”和“水井”用「buah (=個)」，而“抽”用「hisap (=含有吸入的意思，相當於英語的“inhale”)⁴」來修飾。又例如：「面」除了用於扁平的物品，「一面鏡子」、「三面旗子」等；還可用於會見的次數，「見幾面」、「碰一面」等；印尼語的“鏡子”和“旗子”也都用量詞「buah (=個)」，不過“鏡子”還能與「bingkai (=框，相當於英語的“frame”）」、「旗子」也能與「helai (=條)」連用，雖然印尼語裡頭有「bertemu muka (=見面)」這一詞，但當“見”與“面”中間插入數詞時，“面”就翻譯成「kali (=次)」，相當於英語的“time”。那麼，漢語的「見幾面」與「碰一面」，就變成印尼語的「bertemu beberapa kali (見幾次)」或「bertemu muka beberapa kali (見面幾次)」以及「bertemu satu kali (碰一次)」或「bertemu muka satu kali (碰面一次)」。

此外，身體部位的名詞還有計量某一範圍的功能。這一功能從形式上來看有一點兒像量詞，不過似是而非。例如：「一身的疲勞」、「滿腦子鬼主意」、「一頭白髮」、「滿臉笑容」、「一口白牙齒」、「一肚子怒氣」等。例中的身體部位當中，當轉移到印尼語的時候，有的還能保留著該部位以描述範圍，但有的不能使用，而得用另外一個表達方式，如

「sejukur tubuh yang penat (全身的疲勞)」、「otak yang penuh ide jahat (腦子的滿主意鬼)」、「kepala yang penuh uban (頭的滿髮白)」、「wajah yang penuh senyum (臉的滿微笑)」、「deretan gigi yang putih (一排牙齒的白)」、「penuh amarah (滿怒氣)」⁵。

因為漢語和印尼語在量詞方面有上述的對比現象，無形中成為學生學習上的難點，釐以引起我的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³ 郭先珍(2002: 3)曾提過，不少漢語量詞來源於名詞、動詞、形容詞，它們既具有量詞計量的詞義特點，又保留著原詞的某些情態色彩，含義非常豐富。

⁴ 印尼語裡頭的“hisap”是詞根，附加前綴“meng”、“ter”、“di”之後變成“menghisap” (動詞)、“terhisap” (表無意識地)、“dihisap” (被動式)。

⁵ 「tubuh (身)」、「otak (腦子)」、「kepala (頭)」、「wajah (臉)」。漢語的“白髮”是印尼語的“rambut putih” (髮白)，多稱“uban”。

上述已說明漢語的身體部位既可作量詞使用，又可計量範圍。它們就這樣引起筆者的興趣，讓我好奇，甚至產生了研究這一方面的念頭，想研究研究它們當中分別有哪些功能？有甚麼樣的搭配詞？以及與搭配詞有甚麼樣的語義關係。

本論文的研究步驟如下：第一步是從幾位語言學家的文獻出發，研究他們對量詞與身體部位的說法，尤其是列舉相當多的身體部位為例。在探討文獻的同時，決定採用哪位學者的理論為研究基礎；第二步把身體部位按照它們的語法特徵分別歸類；第三步則通過工具書（包括詞典和漢語教材）、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華語大集（瓊瑤語料庫）蒐集有關資料，接著進行語料分析；第五步是依據語料分析的結果，重新整理身體各部位量詞的功能，與印尼語做個比較，以便運用到教學語法上。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文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以及將本文的章節分布做個簡單地介紹。

第二章文獻探討，首次回顧過去漢語語法家對於量詞的分類，比較他們的共同點以及不同點加以討論，將所列舉的身體部位加以整理。其次，從 Lakoff (1986) 的原型理論 (prototype theory) 和 Tai (1994) 的人類認知與範疇劃分 (human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出發，說明身體部位與其所搭配詞語的動機。再次，身體部位表範圍往往與“一”、“滿”、“的”連用，所以也把這三個語法點列入本章節。

第三章是本文的研究核心。先決定身體各部位的屬性定義，後分析便整理它們在工具書與語料庫的出現頻率。然後，通過語料分析把它們按照語法特徵與語義結構分別歸類。

第四章是教學語法的制定。以前章的研究結果為依據，將漢語與印尼語做個比較，從中制定身體量詞的教學語法。

第五章結論，除了作一個總結與回顧之外，還提出本文研究的限制以及未來的期望。